

英雄傳記



北京益世報社印行



英雄奪婿記

第二冊目

錄

第十一回

溯往事吮瘡承異寵

蘊深怒戟指詈奸奴

第十二回

甲馬刀冠月娘受餽

旌旗鐘鼓教紅觀兵

第十三回

較技藝談笑服三軍

得參贊事權歸一手

第十四回

萬金脫手要結軍心

三傑抒懷互傾肝胆

第十五回

仗雄辯教總託全權

伏終局月娘驚噩夢

第十六回

密室聚謀珠香玉笑

縣署起事血濺屍橫

第十七回

賺城門四守兵貪酒

戰街市一老將捐軀

第十八回

獎功勳教總禮參贊

伸怨憤孝子刺元兇

第十九回

受擁戴即位保康縣

援黨類發兵襄陽城

第二十回

聶總鎮三路剿教匪

女元帥一箭建奇功



第十一回 溯往事吮瘡承異寵 蘊深怒戟指詈奸奴

話說月娘。他從八面設想。捺住了這一口氣。去跟齊教總的兒子。作那形式上的結婚。這正是不惜暫時蟻屈。好爲將來求伸的地步。但是這種事。本不是他情甘樂意的。當時沒有好氣。好容易把這一齣戲演完了。月娘心裡想。不知他是個甚麼東西。愣逼着我。跟他俯首同拜。兀的不辱沒煞人。早晚叫他逃不出我的手心。好出一出今天的惡氣。想到這裡。那忿恨的眼光。不期而然的。便射到齊林面上。那知不看猶可。這一看。覺得一股怒氣。直上腦門。幾乎沒有把天靈蓋氣破。諸君若問這是甚麼原故。原來今日華堂交拜。身爲新郎的齊林。便是前次辱在僕園。曾作館僮的林俊。至於他怎樣改姓更名。當了齊教總的兒子。借着教中的勢力。竟會償了他前此的奢望。其中當然有一番經過。但是本書此際。正然說到熱鬧中間。若是平空打岔。儘管絮叨不已。諸君一定是不高興的。我只把這事。撮要的說一說罷。那林俊自從見月娘。許配了袁錦章。便如同把他宣告了死刑一般。真是說不出來的痛苦。但是他

那脾氣。却不肯死心踏地。就此罷手。仍要尋找機會。想把那作不到的事情辦成。可是久在王宅。必然於事無濟。所以他得着一筆經手的款子。便就此拐逃而去。想着到了外面。再設法圖謀。至於怎樣。準可以辦得成功。他當時却也沒有把握。無如絮因萍果。他應該跟月娘。有這麼一段假姻緣。竟自鬼使神差。來到保康縣。一天在酒肆飲酒。無心中結交了一個人。這個人。姓金名冲。匪號喚作鑽天鷄。是白蓮教中的一個頭目。二人相識之後。林俊察看。他言談舉止。是個很有作用的人。便用了心思。破着錢鈔。前去交結他。日子不多。便都披肝瀝胆。彼此莫逆起來。一天酒醉之後。林俊把心腹的話。向金冲說了。說完之後。却是眉頭不展。面帶愁容。金冲乘着酒興。便拍着胸膛說道。這件事。你不必發愁。現放着咱們好弟兄。待我指引你一條明路。破些工夫。管保那個雌兒。早晚到你手裡。林俊聽了這個話。不亞如醍醐灌頂。甘露滋心。抱着一天歡喜。趕忙的請教。金冲到了此時。便把白蓮教。舉將出來。說教中勢力。如何偉大。早晚就要擾亂大清國的江山。區區一個女子。何難設法羅致。你若肯

入教。遇了機會。立些功業。這件事便包在我的身上。林俊無意之中。得了這一條門路。自然是歡然應命。過了沒有幾日。便由金冲介紹。入了白蓮教。見了齊教總。從此後。林俊便也算是教中的一個人員了。齊教總見他年青力壯。聰明伶俐。也自很歡喜他。後來漸漸的。知道他沒有甚麼武藝。便打算派他。作一個教中料理事務的人員。這也是當主腦的人。因材器使之意。有一天。把林俊叫到面前。跟他說明了自己的意思。不料林俊聽了。竟自跪在地下。苦苦辭差。齊教總很爲詫異。問他自己打算作甚麼事。林俊磕頭如搗蒜。就求在教總身邊伺候。別的差使一概不願意。齊教總本來不肯叫他作這低微的事。如今既出自他的本心。便也點首依從。却那裡料到他另有用意呢。林俊自從得了差使之後。整日不離教總身邊。真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委曲周詳。鞠躬盡瘁。把從先所有伺候教總的人。一齊都給壓倒了。並且教總看過的文件。他便整整齊齊。收拾得分門別類。教總想不到的事體。他更宗宗樣樣。提撥得鉅細不遺。林俊自己是打算好了。把滿腹精神。全身力量。統通抖擻出來。好

去結教總的歡心。果然任事不久。教總十分喜悅他。但也不過落得一個好字。還不能把教總特別的感動。不料天緣幅湊。吉星高高的。照在林俊的頭上。那時齊教總。忽然在臀部上。長了一個瘡。一天比一天大起來。把教總疼的。晝夜嘶喚。一些公事。也不能辦。請醫生看過。給解剖了。但是裡邊膿血未熟。一時流不出來。若是用手按。一按教總便疼的。大汗直流。似殺豬一般的喊。醫生說。最好是有。人把嘴去吮瘡口。輕輕試着。便可不十分疼。每天上藥。也用舌頭舐着上。借人口中的津液。圍膿長肉。自然要快的多。醫生雖然把這話。鄭重的說了。無如教中人員。以及伺候人等。一個個都皺眉搖頭。敬謝不敏。教總雖說勢力大。但是這種事。總要出於本人情願。不能壓迫着去辦。如今見看視的人。沒有一個肯答言。心中很覺淒涼難過。可巧這時候。林俊進來。聽說這個話。便毫不遲疑。用淨水漱過了口。伏身床前。用手輕輕的。捧了教總的臀。把嘴對住了瘡口。慢慢試着去吮。教總居然不十分疼了。不大工夫。由林俊口中。吐出一口膿血來。別人看着。都髒的了不得。他却行所無事。漱過了口。仍然

去吮。從此以後。用嘴去吮膿。用舌頭去上藥。便成了林俊最要的職務。一日兩。兩日三。齊教總得了這個特別治法。那很厲害的惡瘡。竟自漸漸的好了。齊教總此時。看待林俊。直比自己親生的兒子。還要親熱幾分。及至大愈之後。有一天。教總向林俊說。你看我雖然執掌教中的大權。但是年過半百。膝下無兒。每常想起這件事來。心中也悽惶的很。我看你心地謹慎。諸事留神。跟我身上。稱得起不辭勞苦。我有心將你收作兒子。將來我沒世之後。教中大權。便歸你執掌。不知你樂意不樂意。林俊聽了這番溫諭。知道自己一片苦心孤詣。到此已經達到目的了。比着那乞兒拾了黃金。罪囚得着恩赦。還要快活幾倍。登時跪倒在地。口呼爹爹。齊教總一朝身爲人父。也自高興的了不得。便給他改姓更名。喚作齊林。也是叫他不要忘了本姓的意思。到了次日。教總特意升了廳。召集教中重要人物。將此事宣諭大家知道。就中的人。對於這件事。難保不有些不以爲然的。但懾於教總的威勢。誰敢道出一個不字。只得一齊向教總賀喜。承認了這位少教總。幸齊林爲人聰敏得很。知道教中的人。對

於他這少教總。很不服氣。如今雖說有齊教總當護符。他們不敢怎樣。但是事到將來。終歸受制。不如及早費些精神。用些手段。好爲後日的地位。他既存了這一番深心。所以對待一般教中用事的人員。都非常謙虛。非常和靄。並且投其所好。力爲結納。有些摸不清性情嗜好的。便跟鑽天鵝金沖去討教。金沖是他的舊好。自然要竭力幫助他。那些教中人。受了齊林恭維拉攏。便逐漸的跟他要好。不存甚麼歧視的心了。他覺得脚步業經穩固。這纔歸在本題上。一日覓了機會。在齊教總面前。恃寵撒嬌的。將要圖謀月娘爲妻的話。詳細的說了。齊教總道。你只管放心。這個算不了一回事。齊林道。你老人家。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須知他生父。是個出類的豪傑。他義父是個著名富紳。公私兩面。都不好惹。不比平常人家。可以信手措置。若要辦時。就須計出萬全。免得鬧出甚麼閃失。如今孩兒的心裡。已經有了通盤計畫。但不知爹爹尊意。以爲如何。他說着。便把自己預定的計策。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向齊教總說了。教總道。你既是老婆心盛。便自己打起精神去辦罷。我那有工夫去留。

心這些閒事。齊林見得了教總的許可。說不出來的歡喜。一兩天後。邀了鑽天鵝金。冲出了一趟遠門。過了許多日子。方纔回來。大概他所辦的事。已告成功。接着便是李魁的惡耗驟來。王翁的官事發現。後來如何登門奉勸入教。如何札調全家。來到保康。如何強迫成婚。都出自他一人的鬼計。話說到這裏。已跟前文的書。打成一片。在齊林心裡想。以爲偷天換日。填海移山。始終把這事辦成了。他却沒想到。憑月娘那個人。能夠低首下心。馴馴伏伏的。作他的妻子。不能不用說到往後。只就禮堂上。花燭伊始。在這一霎的工夫。月娘看出他的本來面目。立時火上澆油。幾乎把肺都要氣炸。便想當場要了他的命。用他的血。來洗自己的恥辱。心中這麼一想。俊目已然射出兇光。不要說月娘此時。手無寸鐵。就憑兩臂的力量。把齊林抓過來。向石堦上一擯。也把他的頭顱。碎爲齏粉。眼看這一場喜事。就要變成凶事。不過是事情若是這樣一決裂。這一部書。便不能再往下續了。所以月娘的眼光。當時向四外一洒。看見王翁神色沮喪。非常的可憐。那些教中人員。個個雄糾糾的。不亞如星羅棋布。

猛可裡心中一動。說我不要鹵莽滅裂。作那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的事。慢慢的放着。還怕他跑上天去不成。想到這裡。便強制着。按下那一股忿氣。當時齊教總。便把預先收拾好了的一所院落。撥歸月娘去住。並派僕婦丫鬟。前往伺候。月娘此時。滿腹牢騷。一腔忿怒。恨不得立刻躲開這煩惱的地方。脫去那新娘的衣服。好免得觸目生憎。便命伴娘諸人引導着。離開這禮堂而去。本書說到這裏。著者可要向諸君聲明一下子。月娘從此以後。便算由王姓的女兒。嫁給了齊家。所以有清史上。稱他爲妖婦齊王氏。不過按照本書說。他的本姓。既不姓王。他那個心許的夫婿。也並不是那齊林。這段假姻緣。裡面含着這一段慘史。若是稱他爲齊王氏。不但諸君看了。心裡一定不高興。就是月娘地下有知。大概也不能瞑目。所以本書往後。仍然稱他是月娘。倒覺得心明眼亮。前後一氣。話既然交代清楚了。還接着上文來說。那時齊教總。非常喜悅。傳下話去。大排筵席慶賀。寨中所有的兵丁。一律犒賞。齊林因爲事情雖然辦到。但成禮不過是個虛名。直要等到月娘服滿之後。方能成婚。心中

當然不痛快。便推故不曾與席。王翁雖是難過。但不得不勉強周旋。直到席散以後。方纔坐車回店。再說月娘來到屋中。立刻脫去豔服。換上素衣。怒沉沉的坐在那裡。看那屋子時。一切鋪陳。十分華麗。就是官宦家的喜房。也未必有這樣講究。那些僕婦丫鬟。問茶問飯。說東說西。穿梭也似的。服侍少夫人。爲的是要來討好。却不道月娘的心緒。那有工夫。來瞅睬他們。那時候。他轆轤心頭。盤旋腦際的。就是林俊變了齊林。強迫成婚這件事。月娘是神經銳敏的人。他想到前次在家。林俊對於自己。和袁錦章。那番蓄意窺伺。如鬼如蜮的情形。大概由那時候起。已經居心不良。意存非望。後來他拐欸而逃。又恰在跟袁家宣布結婚之後。印證起來。可見他這一逃。不單爲的是銀子。另外還有所在。隔了兩三年工夫。竟遭這一場橫事。及至圖窮匕現。原來齊教總的兒子。就是這萬惡的奴才。不用說。這些陷阱。都是他設的了。將來若不把他殺掉。這一股惡氣。叫人如何得消。但是這一時之間。未便下手。並且還須承認他。是個掛名夫婿。這個腌臢氣。叫人如何忍耐得。月娘想到這裡。說不出的焦急。

煩惱。正當這時候。忽見門簾一起。走進一個人來。月娘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那對頭齊林。只恨得眼中冒火。當時把臉一沉。看了別處。那些僕婦丫鬟看見少教總。此時走進來。以爲他們新夫妻。必然有甜蜜的話兒要說。親熱的事要作。便彼此使了一個眼色。一齊走將出去。齊林見屋裡並無別人。便走上前來。離月娘還有一兩步遠。口中吐出柔曼的聲音。低低的叫了一聲夫人。月娘聽了這兩字。氣往上攻。霍的抬起頭來。把眼光射到齊林面上。齊林被月娘這一看。嚇得趕忙倒退。換了口吻。改稱一聲小姐。此時月娘看着齊林。齊林也看着月娘。一邊是怨忿難消。一邊是奸邪畢露。足有好幾秒鐘的工夫。齊林方纔回身移步。坐在那邊椅子上。眼望着月娘。慢慢的說道。小姐。我看你。還是認得我。月娘切齒道。我豈但認得你。說了這一句話。便不往下說了。齊林看見這種神氣。已然是心領神會。便涎着臉兒。微笑說道。小姐。我勸你。不要恨我。並且還求你。要格外體諒我。須知人生世上。那天賦的神聖愛情。並不分甚麼尊卑貴賤。總是出於一片至誠。我爲着小姐。萬轉千迴。搜心剔膽。方纔得有

今日簡直說是拿性命換了來的。小姐總然不重我這人。也要可憐我這一番心。還求略賜顏色。不要過於揮斥纔好。月娘道。你放明白些。不要糊塗了心肝。以後這些污耳的話。少要在我跟前說。你說甚麼人的愛情。不分尊卑貴賤。這正見你膽大妄爲。自供罪狀。你又說的是甚麼。這是出於一片至誠。應該加以體諒。你可要知道。野獸食人。志圖一飽。也是出於一片至誠。方纔肯用出全力。前去搏噬。難道說被他吃的人。也要對那野獸。加一番原諒麼。你聽了我這個判斷。便知道我此時心中。對你作甚麼感想。那些巧言花語。儘可不必往下再說。免得叫人嘔噁。月娘這套話。本是把一股盛氣。忍了又忍。方纔說得這樣和平。不料那不知進退的齊林。聽了這個話。仍然笑着說道。小姐。你這不是擬不於倫麼。我一片真心爲你。你爲何把我比作食人的野獸。況且生米已成熟飯。你我兩人。今日總算作了夫妻。我若是野獸。你也沒得甚麼光彩。我勸你回一回心。不要過爲己甚罷。他這一講夫妻名分。說出這若嘲若諷的話來。可把月娘給招惱了。立時粉面生嗔。怒不可遏。對着齊林。戟指痛斥道。

我把你這個刁惡的奴才。敢在我面前。說出這樣的話。真個是膽大包身。狂妄已極。你要明白。方纔那禮堂一拜。並沒有甚麼力量。可以拘束得我。我從先看你。不過是狗彘一般的人。如今並且拿你。當作一個讐寇。你不要仗着教中。人多勢衆。可以來欺壓我。須知我這個人。從來不懂得甚麼。叫作怕懼。你要不知好歹。我便拚着跟你玉石同碎。那時候。只怕你也沒有第二條命。來施甚麼陰謀詭計。月娘說到這裡。滿臉上都是殺氣。無論甚麼人見着。也得害怕。那時齊林聽了這驚心動魄的話。又是羞。又是惱。又是怕。又是氣。週身顫顫的。都要抖將起來。那一股忿怒。從心窩裡。一直湧到口角上。登時就要發作。及至他兩隻眼睛。看到月娘那種凜然的神威。便把他已到舌尖上的話。給嚇將回去。這時既被一個怕字。把別種的感情。都給征服了。那股盛氣。早杌然的餒將下去。悟到自己再要頂撞月娘爲人。是說得到。作得到的。眼前性命。就要不保。何必拿着生死的事。去賭口舌上的戰爭。我暫時按定這口氣。將來想法子。慢慢擺布他。日久天長。總有落在我手裡的日子。等到那時候。我再盡情

的奚落他一番。決不給他少留餘地。看他還能覈拿出今天的面目不能。這一來。不但報復了今天的羞辱。並且費盡心機。圖謀了他一場。也總算得着真正的結果。又何必逞一時之氣。跟他性命相拚。作那笨漢的事情呢。齊林想到這層道理。面色便和平下來。惟一種奸猾的神情。却已流露不覺。當時站起身形。向月娘說道。你何必動這麼大的氣。既然不高興我。我便出去。我只盼望你。事情總要再思再想。不可一寵性兒。自己走到絕路上去。月娘沉着臉道。你若能夠及早的離開這個地方。還算略微曉得一點進退。以後很可以不必再來。省得自討無趣。至於我走到那條路上。你只睜開了眼睛。慢慢的看罷。齊林至此。萬分無趣。咽住了這一口憤氣。冷笑了幾聲。方纔恨恨而去。月娘坐在房中。兀自怒氣不息。這一場談判。方算作了一個結束。到了第二天。月娘稟明齊教總。要去省視父母。這是沒有不准的。當卽坐了肩輿。帶了侍從。一直的乘到店中。看那王翁夫婦時。恰似投吳的伍子胥。走到昭關路上。這一夜工夫。幾乎把鬚髮都已愁白。况那王安人。一路行來。又是憂煎。又是勞瘁。已然